

消息

7



時局尚未開朗

國民大會終於決定延期召集了，這是好消息，但若由此而斷言目下時局業已明朗，則屬言之過早。

目下時局的危急，已達政協以後的最高峯。馬歇爾返任已經十日，可是至今仍然保持緘默；杜魯門總統本答應在馬歇爾返任後發表特使的調解報告，也至今遲遲沒有實現，足見他的調解工作，還有着尚未克服的困難。美國對中國內戰的態度，近幾日來已較為明顯，華盛頓來的消息以及美報的論調，都希望維護政協決議與保持和平。若干好戰份子曾盼望馬歇爾重演赫爾利角色，他們或不免要失望。自然，美國這一主張，並不取消他們支持政府加強東北實力的決定。

政府方面雖然決定國大延期，一再希望各黨派提出國大代表與府委名單；可是另一方面，又調動大軍，結集華北各解放區與陝甘寧附近，似乎表示不惜以全面內戰來迫使中共讓步。呵民黨報紙的宣傳攻勢也增加了國內的不安。國大籌備處秘書洪蘭友二十五日宣佈國大可能在五月十日

舉行，使人又懷疑國民黨延期召開的好意。據說若干國大代表，準備在會上正面提出制裁中共及解散中共部隊的主張，並企圖以種種方法，使到會代表贊同他們的意見。

中共的態度是異常堅決的：在最近一個月的談話中，中共始終堅持三大原則，契而不捨。他們認為政協決議、停戰協定與整軍方案是決定和平民主團結的基本原則，什麼都可以讓步，而此三大原則一點也不能讓。如果

為此而使國民黨採取武力解決的方針，那麼共產黨雖不願戰，仍不辭一戰。國共雙方的堅持，使過去一月的談判，得不到任何滿意的成就。

二十五日「東北政治建設協會」會提出三項建議，傳聞張學良也會對莫德惠說明他的意見，他們都主張以和平民主的精神來解決東北各種軍政問題，但政府仍然不肯接受。東北問題與其他各種問題息息相關，政府當局對東北的態度，正是對其他各種問題態度的縮影。因此目下如遽言時局已經開朗，恐與客觀事實不相符合。和平雖大有希望，但內戰危機也同樣明顯存在，這是每一個人所不能忽視的。

(麥文)

時局尚未開朗	麥文
我檢舉了漢奸李澤	舒月橋
李澤案下文如何?	根清
血染山河不忍看	陳浩
陳誠「來滬養病」內幕	申由
宣傳黨義要看對象	王人
參議員競選演說	寶
友敬之別	小
知難與知易	小
殞前遺容	辛
從此聽不見他的聲音	葉德陶
祝願他安靜地長眠	周子同
我們勝利	張沛
鄧夏巧先生	傅彬然
悼夏先生	文納
國大為什麼延期	秦風
姜公美痛罵「英雄」淚	何契行
巴黎和會的前夜	高弼
患難餘生記	韜
和平乎? 辯論乎?	正
陶行知先生談敬師	非
題字	陶行知
馮玉祥談他「黨」	黃嘉惠
法網難逃(圖)	葉淺予
論國營及其他	何
作家書簡	洪
茅盾先生在香港	林
吃麵一碗罰款廿萬	黎
電車加價	杭
我一定當選	蕭
	紀
	安

我舉了漢奸李澤

舒月橋

漢奸的行爲，完全是卑鄙醜態的，並無一點國家民族的思想，奴顏婢膝去承歡敵人，自私自利去出賣祖國的靈魂，所以漢奸是國家的罪人，民衆的公敵。

我們站在人民正義立場，檢舉漢奸是應盡的責任。我檢舉李澤漢奸，開始在去年十月五日，經過三個月檢舉波浪，受了很多的驚風駭浪。我都抱大無畏精神，去拒絕一切毒辣要求，真所謂頭可斷，志永不轉移。

一月二日，新新公司全體職工，奮起響應檢舉，輿論界也紛紛撻伐攻擊。一月七日下午，李澤漢奸才被警局捉去，駕臨漢奸公寓（華德路上海監獄）。

一月十日上午九時四十分，高等法院正式開偵查庭，地點在華德路上海監獄二樓。我們檢舉人，只有四個人接到傳票，漢奸的證人黃振光，是李澤的堂姊夫，另一證人韓志明，也是漢奸一份子。漢奸證人供詞，前後全部矛盾。我們檢舉人供詞，全都一致相同。一月三十日下午三十分，檢察官戴榮鐸、林我朋二人，正式提起公訴。當時旁聽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法庭裏幾無立足的地方。

二月十一日下午二時三十分，那是二次公審庭。二月十八日，第三次開審，審判長說：「案情重大，繼續調查。」可是現在已經超過兩個多月，雖有在月底四次開審之說，但誰保得定下文如何？

我們雖則不懂法律的程序，大膽的說一句：對於情理是明白透徹的，法律就是情理！倘使法律不合乎情理的話，那麼天下的「法西斯托辣斯」，更要與日俱增，從此手無寸鐵的小民，更失去了保障。夜長夢多，尤其是在春暮夏初的時候，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夢景，賢明的當局，望請三思！

三五、四、廿三，燈下



李澤案下文如何？

這些日子裏，每次經過南京路新新公司的時候，就會想起那位鼎鼎大名漢奸總經理李澤的消息如何？記得二月十八日開審時，審判長說：「案情重大，繼續調查」，後來又聽說是因為李澤的辯護律師陳鑑銳赴渝未返，現在陳鑑銳回滬已久，當局也有月底四次開庭之說。但是下文將如何呢？真使我越想越糊塗。

不僅記者是如此，就連去年十二月初，將李澤罪行寫成一個牌子，懸於胸前，遊行呼籲，向公衆檢舉的舒月橋也是如此。

二十四日上午，記者冒著大雨去看舒月橋。他嘆了一口氣說：「我們雖則不懂法律的程序，但大膽的說一句，對於情理是明白透徹的。」他說：「漢奸的行爲完全是卑鄙醜態的，沒有一點國家民族的思想。像李澤這樣的人，奴顏婢膝去承歡敵寇，證據確鑿，偏偏

會一拖再拖，真令人寒心極了！」

他告訴記者，從李澤會追他離職到現在，已失業一年多，同妻女三人過着慘淡的生活。記者問他預備作何打算。他說：「本來可以回到北平做事，但是目前不便離開上海。」我追問他是什麼緣故，他苦笑：「我一離開上海，恐怕李澤的案子就會變了花樣，也許還要造謠我畏罪潛逃，或者其他卑劣的詭譎都會來了。」

接着搖搖頭說：「這個年頭，稍有骨氣的人是不易立足，但一些人把錢看得太重，貪圖非分之財，也會像李澤一樣，弄得身敗名裂的！」

舒月橋看起來還很年輕，其實已有三十八歲了。他的老家是浙江慈谿，但聽他一口流利的國語，耿直的性格，彬彬有禮的態度，却像一位受過相當教育的北平人。據他說從小是在北平長大，十四歲就沒有

父親，十九歲在北平育英中學畢業，又到東北講武堂受訓六個月，過了幾年戎馬生活，曾在劉珍年部下當過上校團長。團變以後，在廿二年流浪到上海。這時他的母親已去世，哥哥是北平華洋行的總經理，但他不願依賴別人，甯願在上海四川路虹口大旅社學習電梯升降，曾在漢彌登大樓充當電梯司機，到了廿三年才和他的師父新新公司的電機阿鶴對調職務，就一直在新都旅館工作。敵人佔領上海以後，他目睹李澤種種媚敵的漢奸行爲，極表不滿，也因此被李澤唆使特務小杉與日警二人，脅迫他離職。等到抗戰勝利，在上海作了第一個檢舉大漢奸的英勇舉動，並且拒絕李澤一切威脅利誘卑劣的要求。他說：「我們檢舉漢奸是站在人民正義的立場，也是人民應盡的責任。這次對李澤的事情，就是抱着頭可斷、志不可移的決心幹的！李澤他做了漢奸，我却不能出賣自己與妻女的人格，欺昧良心啊！」

四月廿五日
（根清）



血染山河不忍看

陳浩

內戰現正展其不祥之翼，黨中委即曾堅決主張清黨剿共，給中國帶來一片昏黑。

停戰令已下了一百四十天，可是衝突也繼續了一百四十天，而且形勢越來越發兇惡。北平執行總部已進牠的『黑暗時期』全部人員都已無公可辦。華中、華北，大軍調動頻繁，並秘密向各重要地點集結。根據可靠消息：目下有八個軍集中徐州，二個軍集中在揚州與浦口，一個軍在海州，另有五軍四師集中在鄭州與安陽，尚有未明數目的軍隊結集在西安、華陰、潼關、韓城等處。政府調集如此大軍，意欲何為？每個稍具常識的讀者，都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

應該指出：內戰的部署並非從最近開始，也不是起於東北。遠的不說，自從停戰令頒佈之後，二月五日南京的軍事會議即已詳細討論和具體佈置了此後具有全國性的軍事行動。在二中全會上，若干國民

華北各解放區，也不免捲入內戰漩渦。

關內是危如懸蛋，關外則砲火連天。政府軍挾全國陸空精銳，傾六個師之全力進攻四平街已四十日。儘管死傷枕藉，依然寸步不前，徒興望街之嘆。若干關於公主嶺大戰的傳說，只是好戰喜功記者的想當然而已。政府軍已接收者為十六縣，不及東北十五分之一，但中共已確佔六十餘縣城，外加長春、吉林與哈爾濱；即齊齊哈爾，在不久之後，也可能為中共所佔領。

國共在東北角力結果，使人對中共實力刮目相看。大公報記者曾報導：過去進入東北軍人，都以為共軍不堪一擊，現在則已相信雙方旗鼓相當。北平的中立軍事觀察家，都稱譽中共軍事領導的優秀，他們從軍事觀點上稱揚中共軍四平街延宕戰術的成功；以及交通線的阻擾與砲兵陣地的運用，都有值得稱許的成就。他們都認為中共軍過去八年在敵後抗戰獲得的各種經驗，目下已加以充分發揮（見二十六日日本市大美晚報與大陸報）。由於延宕戰術的成功，不但保證了中

共軍得以進入長春，而且保證他們不久之後可以完全控制北滿，包括哈爾濱與齊齊哈爾。

值得注意的是東北保安司令趙參謀長家驥最近的談話。四月二十一日，趙氏宣佈他將向蔣委員長報告，目下開入滿洲與中共軍作戰之各部隊高級軍官，都已毫無鬥志。趙氏因此相信東北和平，不久可有結果（見四月二十五日大陸報）。許多開至東北的軍隊，不少在途中轉變，他們對東北內戰前途的認識與中共實力的估價，和那些坐在沙發上寫電稿的記者們顯然是完全兩樣的。

東北內戰如果能夠緩和下來，那麼關內的緊張或可能鬆弛。可是政府當局對東北的態度依然非常堅決，好像非拿下長春不可。第二、第五、第十三、五十四、五十八、六十三、九十三與九十八等八個軍，已開始依籍大量美艦，陸續起運至東北；而中共部隊與人民武裝，除增強四平街及公主嶺的防務外，也堅決表示，非政府軍停止前進，共軍決不退讓。外間也會傳某方面主張將東北的一部份歸中共控制，但是共軍必須退出長春及保證不再

進入哈爾濱與齊齊哈爾為條件。這種建議是否能為國民黨所接受，目下仍難斷言。東北政治建設協會最近提出的三項建議，是否為政府與馬歇爾元帥所同意，也是個很大的疑問。無論如何，目下的客觀情勢，使我們對全面停戰一事，不敢遽作樂觀的結論。不論國內國外，反動逆流此刻正向高潮推進，內戰還是隨時有爆發的可能。馬歇爾特使對調停前途表示樂觀，只說明有着樂觀因素的存在，但如果把這一切能作為現實，那就與客觀的事實不符。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若非在萬不得已時，中國的法西斯軍人，是決不願容易答應放下武器的。

消息 半周刊
逢星期日，四出版

編輯人 宋明志
發行人 謝成易

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
消息半周刊社
三三二弄十一號

本刊呈請 電報掛號
登記 中三七八二號

陳誠赴滬養病幕內

本月二十二日上海大公報北平專電中有一條說：「據東北小組方面透出的消息：國軍對共軍的印象，已自『不堪一擊』漸變為『旗鼓相當』……云。」

這專電使我想起兩件事，一件是新六軍的高級將領在未到東北前總是到處誇口說：

「共產黨有什麼了不起，火箭炮一抬出來嚇都把他嚇跑了！」

現在想不到竟「旗鼓相當」了。

另外一件事是大公報刊出上述專電的當天，某大報記者去訪問新從重慶來滬養病的陳辭修將軍。將軍因病未見，該記者就便與將軍的隨從談話，想打聽一點陳將軍在渝代替張治中將軍參加三大小組談判的內情。該隨從等竭力稱讚陳部長的作風與張部長大大不同。他們說：

「張部長軟得很，老是讓共產黨先提出條件，由政府考慮。因此，周恩來總是提出很高很奇的條件，以便討價還價，所以共黨一直採取攻勢，政府則成被動的守勢了。我們陳部長看準了這一層，一上台便反守為攻，盡量提出若干條件，讓共產黨考慮，所以談來談去總談不攏來。本來，周恩來同我們部長感情很好的，我們部長當政治部主任時，周恩來不是做副部長嗎？這一次兩人的感情，却弄到無法維繫的地步。有一天周恩來惱了，他對我們部長說：『請你注意，辭修先生！現在我們向你們提出條件，你們要推三阻四，再隔些時候，你們向我們提條件時，我們連考慮都不考慮了！』這時候，我們部長便同周恩來弄僵了。據說，政府決定改派徐永昌部長代替我們部長和共產黨談判呢！」

推測時間，這正是「國軍」堅守長春，說是要與城共存亡的時候。在這時候，長春的「國軍」也許已經明白共軍是「旗鼓相當」了，但重慶的要人們說不定還認為「不堪一擊」吧！要是現在還是由陳部長談判，不知是持攻勢呢還是持守勢？

(申由。四月廿五日，上海)



參議員競選演講

免費逛公園·知音者

這一週來，報紙上零碎的消息，看到些本市參議員競選的消息，可是總不及報價暴漲、教授停教、自殺殺人、電車和公共汽車漲價、南通慘案……這些新聞引人注意；無線電收音機間或放出參議員的競選高論，却像催眠曲一樣令人要打瞌睡；電車上偶爾見到一些競選標語，也沒有敬師運動的標語使人觸目。假使你一定要說沒有參議員競選這回事，可也說不過去，最有力的證明是公園門口貼着一張「免費」的小廣告，確實引起市民的興趣不小。剛巧那幾天天氣驟然悶熱，能够自由自在地逛逛公園，小市民們可也痛快了一下。據說：這就是為了便利競選參議員公開講演。但以為逛公園的人是他們熱心的聽眾，那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我又不知趣地向他說：「我們去聽聽他講演，好不好？」老先生沒有理我。旁邊有位小商人模樣的說：「鬼才去聽呢，沒參議員倒也罷了，上次參議會一開，聽說電車就是他們提議要漲價的。」小商人才說完，接着那個老先生也動了火氣，他咳了一聲：「反正他是大老爺們派他出來裝模作樣，真正選舉時，還不是保甲長們代表我們去選他。」說到這裏，忽然跑來一個年青小夥子，向小商人說：「那個講演的人說：今天不是來出風頭的，其實我也不需要出風頭了。」小商人說：「他當然不需要出風頭，不出風頭參議員還是有他做的。」小夥子也說道：「這個傢伙還說實行什麼強化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已把上海人坑死了；又說什麼增加市府收入，來替市民謀求福利，市民多負

在開始的那一天，的確有過個把參議員在膠州公園演講，並且用些廣告吸引聽眾。其中之一是「××公園今日免費



宣傳黨義要看對象

四月廿三日第四區機器業產業工會在浦東同鄉會開成立大會。某代表首先代表長官訓話，訓話要義是：

第四區機器業產業工會工人，是中國重工業的產業工人，成立工會非常重要。之後，訓話就轉入江西



友敵之別

蒲石路過而西愛路一帶，並沒有築起毛坑，也不會放置昔日曾被日人圍為兵房，馬路「當」字牌，却別緻地用了兩頭，堡壘高築，持槍人日夜守望，路人走到這裏附近，往往敬鬼神而遠之。東洋「友邦」在馬路當中還樹起了一塊遮蔽物，藉以阻擋視線，肅殺森嚴。勝利之後，那些廁所似的國風味，抑且增加了工業發達的美。美國到底是我們的友邦，俾却被拆去了，十三層樓於是得重見天日，到底是勝利呀！

但近來，美軍因為要在蒲石路上停汽車，又把這一帶的交通打了一個折扣，不過這次

担一些也應該的屁話。「他說着話，又用手向那個講演的作了個標準的姿勢，「兵！」引得別人都大笑起來。

熱心的聽眾並非沒有，却是陪同出場的導演官員，他們聽得點頭幌腦，拍紅了手掌，似乎講演的人也滿意的下了台！

有一個工人，大概是重慶來的，他笑道：「格老子，這一個傢伙胆真大，他不怕像在較場口挨捶嘛！」

「你沒有看報嗎？這是海德公園呀！」一個中學生向他解釋，那工人也似懂非懂的笑了一下。

所從不能使工業發達原因，因為有了共產黨。

工人聽得有點不耐煩了，就噓聲大作，大呼：「不要在這裏宣傳黨義。」

該代表仍以長官資格，曉諭大義謂：「長官講話未完，不能噓聲作聲，應等他說話訓完。」

接着以交叉路上的紅燈為喻，比如紅燈亮着時，一輛汽車（喻講民主的人）不看見紅燈還是綠燈，直往前衝，結果闖了禍，撞壞了汽車。「這算是民主嗎？」

工人的噓聲又大作，大喊：「我們不替那個黨好，

那個黨壞，只要肚子吃的飽，結果，那位長官只好停止訓話，悻悻而退。

這樣一來，其他長官也只好講些門面話，不仰來訓了。請來致詞的來賓中有沙千里等，他們並未致詞，似乎表示着，工人們的態度已經很好，用不着多說話了。可是來賓倒有早退的，長官們雖有始有終，並未因怒憤而中途離席。也未發生較場口、滄白堂、北平中山公園等的事件。

於是有人說：「這應歸功於工人們自己的團結。」



知難與知易

中國有些人以為知是很容易的，俗語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話不盡是指秀才才能高，也說明知是容易的。

但中山先生的意思不是這樣子，以為知是難的，所以他說「知難行易」。

前幾天東北的中共軍隊指

出：有美國飛機飛往四平街去掃射軍隊。並有一架被擊落。二十二日上海上的新聞裏有「聯合社重慶電」云：「此間美軍總部在事實未經調查前，對中共指責，不擬加以否認。」

又同時登載「聯合社北平電」云：「……吉倫中將已請

美空軍司令部報告上週活動，以及是否有飛機一架失蹤。」

一則不加否認，一則在着手調查，究竟有無此事？可是中國發言人却早知道了，同上聯合社北平電裏有一段云：「政府發言人則稱此項消息純屬捏造」，不但「捏造」，而且「純屬」。

於是觸到知的難易問題來了。照美國人看來，知是不很容易的，便像有無飛機掃射，這樣簡單的事也須經調查，才

能知道。在有些中國人看來是很容易知道，無需調查，便可斷定，可見知並不如中山先生所說的知難了。

可是我剛寫到這裏，一位研究「三民主義」的朋友來了，他說「知難行易」不是光作表面上的解釋的，實含有獎勵人們去做的意思。意思是說要澈底知道是難的，但你們去做好了。於是我明白了：發言人合於中山先生的意思的。習慣上雖然把言行分開，實際上

二十四日的晚報上有「合眾社重慶二十四日電」：「……新一軍進攻四平街甚劇，並有飛機助戰。二十二日，該城仍在共軍控制中，傳有「美國製造之國民黨轟炸機」二架轟炸四平街之住宅區。」

(小宜)



悼念

夏丕尊先生

從此不再聽見他的聲音

葉聖陶

二十二日上午，去看丐翁。他朝裏側睡，連聲呻吟。醫生還沒來，昨日醫生說他心臟轉弱，開了強心劑給他服下，又吩咐預備葡萄糖，將給他注射。

意，不是那個意思。最後才知道他要橫睡，把枕頭靠北牆安放，他就倒下。將近十一點，我要走了，朝他說明天再來。他望我一眼，勉力說出以下的话：「勝利，到底啥人勝利——無從說起！」雖然舌頭有些木強，聲音還聽得清楚。那悽苦的眼神帶着他平生的悲憫，使我永不能忘。

過了一小時光景，他作勢要坐起來。龍文把他扶起。他搖搖晃晃的，似乎坐不穩。給他把枕頭被褥墊在背後，他不要，只搖着摺扇。坐了一會兒，又睡下了，出了一身汗。經過二十分鐘，又想坐起來，大家勸阻他，免得又出汗，他不聽。坐了起來仍然搖搖晃晃的，指着床的另一頭，似乎要調頭睡。給他移過枕頭來，他又示

我走了。從此不再聽見他的聲音。二十三日午後又去看他，他已經閉上眼睛，只臉抽氣了。就在那天下午九時四十五分，他離開了我們的世界。

祝他安眠

周予同

可尊先生雖然病死在勝利以後的今日，但實實在在他是這次八年抗戰的犧牲者。他生平有深辯，對一切批評的水準都提到相當的高度；因此，他時常蘊蓄着平常人所不會有的苦悶和憤慨。八一三事變，他在虹口的書齋家具和他所手創的開明書店總廠都燬於砲火，他絲毫沒有怨言，但對於國內社會組織的落後和當權者謀國的顛預，却表示極度的揪心和悲憤。太平洋戰事發生以後，他被敵人逮捕，受着無理的囚禁，他被文化漢奸們訪問，應付可厭的糾纏。他是老日本留學生，有許多日本朋友；爲了書店，他又無法自己隱藏起來。這四年來他受着敵偽的誘逼而始終守住崗位

我們勝利

張沖

夏先生！你安息罷！我們決不忘記你臨終關懷不忘的東西。你是公正善良的化身，你臨終時對聖陶先生說的話將使全國公正善良的人們引起警惕！我們決不使你含恨九泉，我們決不讓不應當勝利的人得到勝利。使你蒙受災難的這個祖國，是一定必須得到完全的勝利的。那就是說：必須人民得到真正的勝利。你的死使我們更加堅決勇敢！中國人民一定要勝利，中國人民一定會勝利！

應戰，真嘗得這次事變給他精神上過度的苦難。而我們的當時的物質生活又可說是窮迫到幾乎無法存活。看見他拖着疲乏的腳步，從霞飛坊趕到法藏寺，再趕到開明書店，將自己的肢體拋擲似的坐在書桌邊喘息，刻骨的感到我們當時「相濡以沫」的苦况。然而，爲了民族的文化，爲了國家的正氣，他貢獻了他的一切，甚至於生命。勝利以後，他病了，他無法按着醫生的話受合理的治療；他死了，他沒有一些私蓄可以贖殮。「勝利了，究竟是誰的勝利？」這最後的憤語，決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大眾！在瞻仰遺容時，我含淚祝福老先生安心的長眠，將人類應有的高度的苦悶和憤慨讓我們後死者來繼續担負！

記夏可尊先生

傅彬然

夏可尊先生「平屋雜文」裏所收的第一篇文章是「怯弱者」，裏面對主人公的性格這樣描寫着：「自恨自己怯弱，沒有直視苦難的能力，卻又具有着對於苦難的敏感。」「記到自已幼時，逢大雨雨躲入牀內，得知家裏要殺雞，就立刻逃避，看戲時遇到翠屏山殺嫂等戲要當場出彩，預先俯下頭去，以及妻每次產時，不敢走入產房，只在別室中悶悶地聽着妻的呻吟聲，默禱她安全的光景……」這些話都是可尊先生的自白。這只是可尊先生的性格的一面，他的性格的另一面，也可以用他自己的文字來說明：「變法幾十年了，成效在哪裏？革命以前與革命以後，除一部份的男子剪去髮辮，把一面黃龍旗換了面五色旗以外，有什麼大分別？遷就復遷就，調動復調動，新的不成，舊的不成，即使過多少的年月，恐也不能顯著地改易這老大國家的面目吧！」「社會一般的心理，都認執拗不化的人為癡呆，以模稜兩可不如己甚的人為聰明。中國人實在比一切別國的人來得聰明，同是聖人，中國底孔子，比印度棄國出家的釋迦聰明得多，比猶太底為門徒所賣身受磔刑的耶穌也聰明得

多哩！……」我希望中國有癡呆的人出現。沒有釋迦、耶穌等類的大癡呆出現也可以，至少像托爾斯泰、易卜生等類的小癡呆是要幾個的。」（見「誤用的並存和折衷」。他最看不起鄉愿，他反對庸俗的折衷主義和不是非的調和派。對於一切的偽善者，一切掛羊頭賣狗肉的人，他是抱着深惡而痛疾之的態度，不肯稍假辭色的。

可尊先生曾經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裏與毛澤東先生共過事。聽得毛先生在北伐時代曾對朋友們說：可尊先生不了解政治，但對於他的人格很崇敬。可尊先生中年以後，不會積極參加過政治運動。他是一位有良好的，天真無邪的，富於正義感的自由思想者。他對於那些用了青年的血去洗刷自己，或去作為升官發財的本錢的人們，無情地加以訶斥，對於每一個忠於自己理想的人，他衷心表示敬佩與愛護。十六年國民黨清黨時期，他激於義憤，會自動地救助過若干青年朋友。民國十四五年間，有些患着幼稚病的青年朋友，會對像可尊先生一類的自由思想者加以嘲諷，可尊先生毫不介意，一笑置之而已。

可尊先生自己不承認是文學家，他常常說，他只是個文藝的愛好者，對於文藝具有相當的鑑賞力罷了。他自認他只能做個中學國文教師。他勸勉他的學生不要隨便去充當大學教授，不要擺學架子，如果因而誤人子弟，那是罪過。他想到哪裏，說到哪裏，從不知虛偽為何物。曾經受過他的教的學生，任何會與他接觸過的朋友，沒有不被他的真誠所感動的。

悼夏先生

艾納

夏可尊先生死了。這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損失。可以說，像我們這一輩三十歲上下的人，幾乎都受過夏先生著譯薰陶的影響。二十年前，我在鄉間的一個高級小學念書，每天上國文課，只是背些「大鐵椎傳」「賣柑者言」之類的文章，後來看到夏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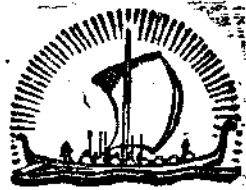
譯的「愛的教育」和他編的「中學生」，這纔使我擴大了眼界，漸漸地對於新的思潮發生了興趣。我想不但是我個人，恐怕有許多中年朋友，都有這麼的一段經歷吧。

過去八年中，夏先生一直住在上海。我雖然難得見到他，但從接近他的許多前輩朋友中，時時得知他的景況。最初似乎是因了愛女的死，夏先生精神上深受打擊；二年前，一度遭日本憲兵逮捕。在當時敵偽統治下的上海，鬼魅橫行，夏先生在無言的憤怒中，日益與世隔絕。前幾年還到一個女中教些書，到開明書店辦辦公，後來卻深居簡出，埋頭編輯字典，鑽研佛學，除了法藏寺之外，很少有他的蹤跡。事實上，夏先生的健康，在「孤憤莫申」的情緒中，是一天天衰退下去了。

敵人投降以後，內地文化界先生們陸續來到上海，夏先生的興趣好了一些，曾幾次在許多人的宴會中出現。但這竟是曇花一現！不久，夏先生就病倒，不能起床了。

馬彥初先生說，夏先生的死，是死於貧窮，死於寂寞。一些也不錯，夏先生是悲憤而死的。八年的痛苦，摧損了他的健康；十個月的「勝利」，還是給他以無盡的幽憤。夏先生在臨終前還說：「勝利，勝利，誰的勝利？」這是多麼哀怨而失望的絕叫啊。

什麼「勝利」、「勝利」！「勝利」後的中國，到今天還不知道重視，還不能容納這麼一個自由主義的作家！想到這裏，我不禁為夏先生的死而悲哭！



國大爲什麼延期？

中國的事情真難

講，今年五月五日開國民大會，這件事情政府十分堅持，從蔣主席到吳國楨，一直都說「決不改期」，「非開不可」。而昨天忽然宣布，說延期了，而且是無期延期。

爲了政治協商會議決定了國大五月五日開會，二月初政府就派員在南京大興土木。錢可通神，這個可居二千五百人的會場居然在四月間完工，爲了佈置內部，裝飾場內圖畫，還特地從重慶去請了名畫家張光宇張正宇兄弟，飛到南京來漏夜布置。看四月快要完了，大會籌備可以說已經做到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程度：宿舍、交通、膳食，一切都已招標承辦。最有興趣的，是應侍生一項，一共「招募」了五百人之多，規定每一應侍生服侍五位代表，以資周到。據有經驗的新聞記者說，這些「應侍生」都是「一時之選」，蓋此一工作責任重大，此種「幹員」不能不由某統局全盤推薦也。

電訊網也佈置了。四月二十五日開始

報到，中宣部副部長許孝炎說：「國民大會雖無中共代表出席，亦當如期於五月五日開幕」。可是天有不測風雲，二十四日重慶來電：國大無期延期了。

政府過去那樣堅持的國大爲什麼突然延期？原因當然是爲了中共和民主同盟的拒絕提名，他們在二十一日這一天都會公開發表聲明。中共的聲明說：「關於參加國民政府及國民大會之名單問題，中共代表團一向不認爲此等問題可以孤立解決，而置政協決議、停戰協定及整軍方案任人破壞於不顧；尤不認爲在內戰重新擴大民主毫無保障之現況下，可以參加政府，召開國大。」換句話說：中共和民盟都要先停戰，先實行政協決議，然後再談召開國大。

假如單單爲了這中共和民盟的拒絕提名，政府本來就有不顧一切、先開再說的決心。可是中間又來了一個重慶人叫他「馬老爹」的馬歇爾先生，馬老爹跟周恩來、羅隆基談了兩次之後，大概已經對政府提出了一種暗示。二十四日蔣主席再度招待政協綜

合小組的時候，一經大家提出國大延期，主席立即「虛懷若谷」，表示接受。這件事聯合社說：「國大延期算是政府最大的讓步」，其原因在此。

爲什麼政府不管別人的抗議而單聽馬歇爾的暗示？因爲馬歇爾有一種秘密武器，這一點聯合社說得非常明白：「馬氏倘發現咎在政府，則其所用武器，大概將爲停止美國之大量金融援助。」在這黃金萬能的時代，不聽話又有什麼辦法？

國民大會這個問題，毛澤東去年說過，這是「堵塞了國共談判之門的一塊大石頭」。現在這塊石頭雖則並未搬掉，總算拌開了一綫，這扇門便可以讓人出入。至於延期了之後如何？那當然要看新停戰協定的能否成立，和政協決議的能否實施了。

(秦風)

姜公美痛洒「英雄」淚

本月二十三日上海大公報本埠版上有着這麼一則消息：「姜公美案更審尙無確期，淞滬警備總司令部現正派員檢查整理姜公美封存之物資，聞白糖、布、豆、粉等物已有一部霉爛」。據軍法處處長談：「此類物資如俟結案後再行處置，恐已盡成廢物。爲愛惜國家物資起見，已呈准上峯或商洽敵僞產業處理機關，在結案前先

將此批物資處理」云。

這是搶來的東西。作爲失主的老百姓，一面嚷着買不起白糖、布與豆粉，一面却巴巴的看自己的東西被「封存」着霉爛，你說滑稽不滑稽——唉，多麼殘酷的滑稽呀！

難怪軍法處處長要「呈請上峯或商洽敵僞產業處理」了。

一部物資已在霉爛中，而且還可能「盡成廢物」，因此人們爲了「愛惜國家物資」而着急了。但是人呢？姜公美這個人呢？似乎不大有關心了！

姜公美如果知道人民的視線只放在他搶來的白糖與布匹上，而從不會想到他這位煊赫一時的姜隊長時，不知道作何感想？

在「人」的尊嚴上說，如果我是姜公美的話，我是打算請求早日更審的。因爲「更審尙無確期」的意義，即使在某些人主觀上是善意的拖延，但客觀上却明明已經是入賤於物了。爲誰辛苦爲誰忙？一個活的「劫收」英雄竟抵不上那些死的封存物資，「寶」(鐵寶)下有靈，該也要一洒英雄之淚吧？

(何契行)

本刊：歡迎投稿！歡迎定閱！



巴黎和會前夜

高弼

依照去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

的決定：今年五月一日，美、蘇、英、法四國在巴黎舉行戰後歐洲的第一

次和會，簽訂對於義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芬蘭五個軸心戰敗國的和約。目前已經在巴黎舉行的四國外長會議，可以說是一個預備會。因為，紐約安全理事會中的空氣，太惡劣了，英美與蘇聯軍事對立，使人不敢想像巴黎和會有圓滿成功之望；所以四國外長先在巴黎聚晤，作初步的會商，決定搜荊斬棘，為歐洲的和會開路，這多少是給人一點安慰的。

這次和會在巴黎舉行，有一段小小的經過。這次大戰結束後，去年十月，五強外長首次在倫敦開會，會中英美與蘇聯的衝突很大，而遇到每一爭執的時候，法國與中國總是附和英美之後，形成四比之一之勢。這使得蘇聯相當憤怒和失望。所以，外長會議失敗之後，到去年底，英美態度軟化，在莫斯科另開第二次外長會議，只有英美蘇三強外長參加，法國與中國都未被邀。法國對這點是深感悲

哀的。為了給法國情緒上有一點安慰，五月一日的歐洲和會，選定在巴黎舉行。當然，這也是因為法國對於德義兩個戰敗國，有許多要求要提出的緣故。

在幾星期來的安全理事會中，英、美、蘇都是派了二等人物參加，外交首腦並沒有親自出席。安全理事會的討論，主要似乎成了意氣之爭。伊朗問題明明已由蘇伊直接解決了，英美硬要把它放在議程上，迫得蘇聯代表兩次以退席來抵制。蘇聯的對策，是強調西班牙問題，要求各國對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絕交；這可以說是名正言順的事，但結果只有波蘭與法國贊成，其他英美等八國都未同意。這留下一點壞影響，似乎英美對於佛朗哥，明知道這個法西斯的孽種實在不好，却爲了蘇聯的攻擊，對他反而有些「偏愛」。就這樣的結果而言，蘇聯是佔着道義上的勝利的。

好在國際間的事情，究非徒爭意氣，而還是重在實利。一面安全理事會中這樣死爭，一面幾個外長翻然戾止於巴黎了。這總算是好現象。大家顯然都感到，歐戰結束將近一年，再不訂立和約，實在太使歐洲人民失望

而從實際情勢看，戰後歐洲許多解放國家，政治上都由進步政黨領導，他們當然傾向蘇聯，而他們在社會經濟的改革方面，已着着猛進，時間愈拖延，對蘇聯愈有利，這也是英美方面不能不重視這次和會的理由。

這次和會中的問題多得很，大部分是關於疆土方面和賠款方面的。疆土方面特別複雜，這裏說也說不盡。最大的問題是義大利；南斯拉夫和法國，要求它北面的一部分領土；義大利在北非東非的殖民地地中海上的島嶼，又引起了大家的注目。這種領土要求，表面上似乎僅僅是民族上和經濟上的考慮，但幾個大國間的着眼點，却是把政略與戰略上的作用，放在第一位。這是最大癥結之所在。

從大勢看，在歐洲大陸上，蘇聯支持法國與南斯拉夫對於義大利領土的要求，而英美則支撐義大利的現政權，希望利用它作為地中海岸防蘇的一個基地。爲了對抗蘇聯在中歐與東歐的影響，英美又可能支持希臘，向阿爾巴尼亞與保加利亞提出領土的要求。

不過，更大的鬥爭，還是要展開在地中海上。英美要阻止蘇聯插足在地中海，蘇聯則大大不滿這「關門政策」。去年十月的長會議中，蘇聯提出北非的義大利比亞殖民地，應該交給蘇聯「託管」，還有東地中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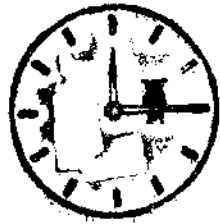
義領多特堪尼斯羣島，也要歸蘇聯。這嚇傷了英國人的胆，他想紅色勢力到了地中海，這老大帝國如何受得起？所以，英國希望讓義大利自己作爲利比亞的「託管人」，又主張把多特堪尼斯羣島交給希臘。在這樣鬥爭的中間，蘇聯提出了土耳其達達尼爾海峽的航行權，也被英美所反對。

很可笑的，英美現在抓住由南歐伸到地中海的三隻腳——希臘、義大利和西班牙——而這三隻腳上都是染滿了法西斯細菌的。英美也企圖把住地中海的三道門——直布羅陀海峽、蘇彝士運河和達達尼爾海峽——特別注意後面的兩道東地中海的門戶，恐怕給蘇聯突然竄了出來。蘇聯的策略是儘量遠處下子，而在近處推進。地中海的門戶事實上是關不住的，因爲，作爲戰後歐洲最大強國的蘇聯，它決不能安於被「封鎖」的狀態中。

歐洲和會的前夜一般空氣尙算樂觀，但會中的鬥爭，一定很劇烈的。

重要更正

本刊上期特請古董家撰寫「曹琦梁鴻志唱和錄」一文，甚得讀者歡迎，唯因原古董家稿，校印匆促，舛誤甚多。「試筆」第四句應爲「一樹花開萬樹春」，第七句應爲「河汾講學遺風在」；「次答」第三句應爲「國步危於庚子歲」；倒數第六行之「道」係梁「道」之誤。致此名貴古董稿然失色，殊深抱歉！



患難餘生記

卷一

往往能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他對文字修養非常注意，可謂一句不苟，而對於每日社論題目尤能訴當前最核心的為人所注意的問題。例如在報館裏深夜，社論已草就，報已將上機印刷，雖遲至二三點鐘，如臨時有專電到，有重要問題發生，他不顧疲乏，不肯偷懶，曾把已草就的社論擱置而重草新題。第二日各報或僅有專電載其事而言論無有，商報則切當的言論和重要的專電同時出現，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他這種對於職務的認真精神，也是值得做模範的。

但是我如果不怕開罪前輩的話，我應該老實說，在蔣先生左右的布雷先生和在上海報界時代的畏壘先生已截然若兩人。我的意思倒不是說布雷先生不該在蔣先生左右，而是說他入了政界以後，只是消極地做起草人，而不能以有眼光、眼識，符合人民屬望的主張匡助蔣先生，也不能排斥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荒謬措施。陳先生個人仍然是個好人，待朋友仍然還是那麼誠懇，我和陳先生的私人友誼仍

然是好的，（雖則我們今日談到政治問題不免背道而馳，格格不相入。）但是以陳先生所處的地位，僅僅個人獨善其身是不够的。所以講到後半段歷史的陳先生，我要直率的說，我不願做「陳布雷第二！」因此那次不赴南京的決議是對的。

X X X X X

接着我應該談到第三次流亡。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流亡之間，還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和救國會幾位同志在蘇州八個月的鐵窗生活。關於這一段插曲，我在獄中所著的經歷一書已有相當的報告，沙千里先生還著有七人之獄，其中也有不少珍貴的歷史材料，可供參考，所以在這裏沒有複述的必要，不過經歷所述關於檢察官起訴的時候，開審以後的情形便未及有記述。關於開審的情形，當時全國各報也都有記載，這裏只想報告一些有趣的零星事實。

當時我們幾位為着救亡運動身入囹圄，在個人方面的利害都看得很輕，仍然注意於如何開展救亡運動以達到救國的目的。因此對於公開審問，

認為是宣傳救亡的一種機會，一點不肯放鬆，大家對於那位蕭檢察官的黑着良心有意詭護的鬼話，都在獄中準備好駁斥材料，（聽說那位蕭檢察官因為這次完全聽從黨部中的老爺們牽着鼻子走，盡賣力詭陷之能事，竟升了官，我們應該替他道賀！）尤其妙的是李公樸先生，他好像在學校時代準備演說競賽似的，不但把所備的材料念得爛熟，而且還要在號子裏大練其嗓子。他的身體本來很堅強，嗓子本來很結實，再經一練，更要震動屋瓦。在開審的那一天，我們在待審室裏，就聽得到他在法庭上哇啦哇啦來，大家已不禁失笑，他被審問後跑出來，第一句就是急急地問「我的嗓子如何？我的嗓子如何？」我說你放心，一兩千聽衆一定人人對你的救亡偉論都聽得清清楚楚。他聽了才用手拉拉他嘴旁像張飛般的那一大把鬍子，把心放下，好像如釋重負似的。

王造時先生是一位名教授，又是一位有名的演說家，他上法庭上立在法官案前被審問的時候原是朝着法官，回答法官的詢問。但是他好像把法

庭看作救亡運動演講大會，回答時侃侃而談，口若懸河，揮手大作其演說家的姿態，邊說邊把身體慢慢地向後轉，先轉三十度，慢慢增加，差不多斜對着他後面擠滿滿堂的聽衆。他好像不是在回答法官，而是念念不忘去對着他後面的許多聽衆！法官很客氣地請他把臉回轉來對着他，他只好照辦，但頃刻間又慢慢由三十度而向後轉，引得全堂大笑。

沈鈞儒先生年高德劭，愛國熱誠，感動全國，他那一副美髯和他的巍然仁者的岸然道貌配合在一起，尤使人肅然起敬。審問我們的那位法官總算多少還具備一副好心腸，（至少和那位檢察官不同）他看見沈老先生久立作答，大概心裏覺得不忍與慚愧，屢次很謙恭地請沈老先生就坐，（臨時備有一張椅子給他老先生坐。）老先生甯願和其他救國同志共甘苦，不願獨坐，始終未曾應允。

當時我們七人，每人有三個律師辯護，都是上海名律師，自願擔任義務辯護，三十七二十一，共有二十一位律師，成爲一個律師團。開審的那一天，他們都穿着律師出庭穿的「道袍」，（極像道士穿的道袍，故借用），分成兩排坐在聽衆的前面，面對着法官。那種現象真好像一羣道士在那裏念經拜懺似的。那個黑着良心詭護的檢察官雖坐在法官旁邊，却大擺其臭

王造時先生是一位名教授，又是一位有名的演說家，他上法庭上立在法官案前被審問的時候原是朝着法官，回答法官的詢問。但是他好像把法

架子，各位律師把他所說的鬼話駁得體無完膚，噁口無言！張志讓律師當日爲沈老先生的辯護人，不知說了什麼直率的話，那檢察官居然老羞成怒，大發雷霆，說他侮辱了檢察官的尊嚴，大聲問他姓甚名誰，張律師也嚴正地照答，他竟倚仗官勢，叫書記官把張律師的姓名記下，好像有什麼神威隨後可以施展出來似的！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那種荒謬舉動激動了全體律師團的公憤，兩排律師全體起立，嚴正地聲明他們和張律師同一意見，如要叫書記寫什麼姓名，可把全體姓名寫下，這樣使得那個擺臭架子的檢察官嚇得面色蒼白，噁口無言，盡上海人所謂『坍台』之能事！（用國語說來，便是丟臉。）這種地方也可以看到集體團結的力量。

開審的日期，由看守所押到法院，要經過幾條街，當局竟把梁山泊上的好漢相待，導於民衆愛國的熱誠，恐有『劫獄』之舉，真是防衛森嚴。四輛汽車，除史大姊（史良律師，我們都稱她爲大姊）獨乘一輛外，其餘二人一輛，每輛的旁邊踏板上站着兩個憲兵，兩個警察，全體持槍上刺，真是嚴重得很。沿途街上警察加雙崗。李公樸先生和沈老先生同乘一輛，而且先行，他們兩人，都有鬍子，則沈老先生有的是美髯，而李先生却滿嘴像板刷！沿路站崗的警察不知出

於什麼誤會，對於第一輛汽車（即李沈兩先生所乘）經過時都立正行禮，李先生說他一路忙於選禮，都是爲着那把鬍子受累，（他以爲因爲他的鬍子尊嚴！）但他同時却大拉其鬍子，認爲這把鬍子不可不留！

抗戰國策既經決定，我們也於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前夕被保釋到上海，參加抗戰工作。

現在要講第三次流亡了。

第三次流亡的心理和第一第二兩次以及以後幾次都迥然不同。以後的暫且不說，上面所談過的第一次及第二次的流亡，顯然和政府當局是有着矛盾因素存在，是由於受着內部政治的逼迫而流亡的。第三次流亡是在八一三抗戰發生以後三個月，國軍因戰略關係而退出淞滬，轉移陣地，我們的文化工作及後方工作也隨着國軍轉移陣地而轉移陣地，其情形顯然和第一及第二次不同。第一，此時政府的抗戰國策已定，且已付諸實行，全國已經和平統一，西南問題固然已和平解決，即國共第二次合作亦開始實行，全國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同心協力，團結禦侮，參加救亡運動的許多同志，不惜冒萬險，排萬難，唯一目的在形成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團結禦侮的局面，到了這個時候，雖僅粗具規模，尙有許多困難尙待克服，有

待於更艱苦更忍耐的努力奮鬥，但就抗戰而論，政府和人民已打成一片，光明的前途實已顯露曙光。第二，在八一三淞滬戰爭開始以後，軍民聯席會議，各抗日黨派代表，與黨政軍當局的經常的聯席會議與合作，民衆運動的相當開展，前後方工作的相當聯絡，都使人感覺到精誠團結一致禦侮的開端，雖則其間還有許多做得不夠的地方。我一面聯絡同志創辦抗戰三日刊，一面參加上述各項工作。即生活書店的許多同志也全體動員，除原有文化崗位的工作外，也量紛紛參加其他後方工作，精神上都是十分緊張而愉快的。這和其他時候在流亡以前是在受着內部的壓迫使人透不過氣來，在心境上是完全不同的。第三，凡了解中國這次的抗戰是持久戰的性質，決不幻想在八一三開始的淞滬一戰即能像奇蹟似的達到整個民族解放最後勝利目的，所以那時的依照原定計劃或依照戰略轉移陣地，決不是中國的妄自吹牛，而是含有中國抗戰所固有的本質，雖則因人事未盡，像南京的迅速潰退及廣州的倏忽淪陷，其間遺憾之處還是有着不少令人不勝憤慨的。由於中國抗戰的整個過程是持久戰，在某種情形下依戰略轉移陣地不但不是可悲而且是必要的，所以我們在八一三淞滬戰爭堅持三個月以後轉移陣地而隨着流亡，也只是

爲工作的轉移地點，而和因爲內部政治的逼迫而流亡，其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其他的流亡的意義也不是消極，也是在向前積極努力奮鬥，那末這次的流亡更富有向前積極努力奮鬥的意義了。

當日有英美法勢力存在着的上海租界存在，日軍雖已橫行淞滬，而租界中的抗日份子尙不致無法脫身。我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離滬，乘輪赴港，由法租界碼頭上渡船，自渡船至輪船間尙有一段水路，已有好些日本軍官乘小輪來往往梭巡檢查，我改裝雜在渡船人羣中，未被注意，上輪之後，見金仲華先生和他的妹妹端芬已先在，我們三個人同一艙，倒也不寂寞。到港之後，先後到者已有多人，如張仲實、錢俊瑞、楊東蓀、沈茲九諸先生都已到，我們住在一個旅館裏，商量路程。

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已移到武漢，所以武漢成爲我們的目的地。我們決定由廣西經衡陽往武漢。當時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先生適往鄉間視察，李白二先生在前線督師，桂林由參謀長夏威先生坐鎮，剛巧白先生的閩祕書因事在港，正要回廣西，我們知道夏參謀長聽說我們這一批人要經過廣西，特電李白請示，李白覆電囑予招待，即由閩祕書陪我們同往，這給與我們以不少的便利。（七·未完）



陶行知先生談敬師

正在國立大學教授停課、中小學教師向主管機關請願、「敬師」「尊師」搞得火熱的時候，生活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來到了上海。

當記者詢問起陶先生對於當前上海教育情形的觀感時，他緊握着記者的手說：「目前困苦的生活，使教師們的停課不可避免的。」他認為：「停課對於學生有很大的心理影響。可是我們得認清：這活生生的事實正叫每個人明瞭教育與生活的不可分割。」

這一次陶先生來滬，是為着育才學校校址而來。也許還要因此到北平去一趟。

陶先生翻閱着本刊後，感慨地說：「這次經過南京，勾留了五天，簡直把我悶壞了。我向來有閱讀書報的嗜好，每天必須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報章雜誌，在南京就太片面了。到了上海，才看到「文匯報」「聯合日報」「周報」「民主」「消息」等民間的書報，「飢餓」就頓時解決。」他很高興地隨手提起筆來，為我們題了一首詩。他鼓勵着我：「做記者也唯有像你們「記者有其報」的時候，才會真正地感到自由愉快幸福。」但接

着他又轉向窗外沉痛地問：「直到如今，我國真正「記者有其報」的又有幾個呢？」

街上陣陣雄壯的敬師歌聲衝破沉默，陶先生很仔細地聽完，他說：「以辦教育的立場來說，敬師尊師都是理所當然的事。大家都能爭先恐後地表達這種敬師尊師的意義是好的。不

說 是 人 民 第 一
弄 得 沒 有 飯 吃
指 望 內 戰 快 停
願 您 付 此 消 息
我 沒 有 都 經 過
自 由 尚 無 一 滴
前 天 到 了 上 海
喜 見 民 主 消 息

消息半周刊
陶行知題

過，教師生活的維持要是寄托在這一批天真的學生身上，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家長，八年來淪陷區的苦痛和如今的物價，已是說不盡的困難，還要再增收第二次學費，實在不是根本辦法。」他說：重慶文化教育界已提議將教育經費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但要做到這點，却又必須實現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政治才是安定教師生活的唯一辦法。」他同意學生團體聯合會的敬師運動旨在推廣宣傳，博取全市全國全世界人民對教師苦難的同情

；也希望另批「尊師」運動的人除了「尊師獻金」和申請救濟品之外，更能將充公的敵偽財產中支出的一部分來貼補教師。

拜訪者的電話接連不斷地來到，陶先生穿着藏青呢的中山裝來回聽了三四次，搖着頭說：「這幾天事特別多，過兩天我要把生活規定一下，半天做事半天讀書。」最後，在告別的時候，陶先生答應了記者的要求，待生活安定之後，將有新詩在「消息」上發表。（非飛）



和平乎？掃蕩乎？

四月二十二日上海「和平日報」二版特開花邊方塊，刊「讀者之聲」一則，主張「和平日報」應「恢復原名掃蕩報，待到國泰民安的時候，再易名和平日報亦不為遲的。」此議雖出於讀者投書形式，但縱然真為其讀者投書，該報特加刊出，未始不足以發人深思。「掃蕩報」發源於武漢，在抗戰前之「剿共」內戰中產生，故有此名。其易名為和平日報，聞最初由於張治中將軍提議。張將軍在日寇投降後於國內和平團結事業致力甚多，正在毛澤東赴渝，國共談判期間作此提議，其用意固極富有暗示性。掃蕩報向被外國記者目為中國軍方報紙，軍方報紙而特命名為和平，不可謂非一佳兆。然而，重慶「掃蕩報」自易名為「和平日報」後，論調殊未見其和平，反而連續不斷刊載攻擊張之文、葉青等論客文字特多。故人或譏為「和平之下暗藏掃蕩」云。蓋重慶該報報頭於「和平日報」四大字下復刊有「掃蕩報」小字也。

吾知該報雖刊出此議，但其命名不致因此而一收再改。然而筆者私意，倒是頗願同意該報再改一次名的。否則，名為民主，實不民主（重慶有孔慶諸氏所辦民主日報），名為和平，也不和平，徒亂人耳目。如一一均由其名稱上老實標明主張，亦未始不是一件值得贊美之事也。（正名）



馮玉祥講演「利他黨」

馮玉祥先生，近將奉蔣主席命赴

察水利。這事在陪都早即有此一說，不過一時未曾實現，最近在中途會中，馮先生先稱病不出席於前，且賦詩明志，後來終於遭到國民黨內極右派的不滿，報上宣傳說曾被選出四人名單，開除黨籍。據記者所知，這不過是私底下的開玩笑的說法，雖然不無欲得之而甘心之意，究未提過大會也。

然而究竟因此，遂不得不出國考察水利。這位基督將軍曾經在泰山壩首讀書多年，對於國學頗有研究，而且也寫得一筆好字，介於隸書與八分之間。又以詩鳴，最近名作「較場口」開頭的句子是「胡豆開花紫微微，紅梅開過綠絲梅。」頗得風人之旨。在他的「四寶」（寶字、寶嘴、寶文、寶詩）中，以詩的價格為最昂，或者不無道理。然而他是否對於水利工程也有深湛的研究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最近美國的「水神」——薩凡奇博士來華視察三峽水利，而馮將軍又要出國去考察人家的水利，人以專家來，我以將軍往，實在相映成趣，足

稱佳話。

記者最近有機會得聆馮將軍談他的「利他主義」，感想甚深。將軍老矣，穿了一件藍呢中山裝，戴一頂好像小學生一般的空軍帽，也沒有掛上將領章。面團團，一派慈祥之氣。然而他的兩道濃眉，一雙虎目，在略一沉默的時候，還是十分威嚴的。尤其是在看側面時感到如此。也許這可以代表他的前半生的生活與目前的沉悶的一種分界罷。他說話還不脫一股「保定腔」，雖然不時流露出一些「京片子」來。說話的技巧是好的，不會讓人睡覺，雖然他談的是那麼一個「墨子兼愛」之類的老題目。

他開頭背誦湯之盤銘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也是他的一首近詩的題目，末兩句即是「請君快提議，把我黨籍開。」）後來說我們現在的國情則是「苟日舊，日自舊，又日舊」結果「舊而又舊」，一塌糊塗。他說中國人似乎太怕什麼革新，前進……之類的詞兒了。他說了一件故事：前十幾年在南京開×全大會。提出了一篇宣言，中有句云：「我中華

民國為一現代國家」，但是當場就有人站起來反對「現代」兩字不當，應予改正。蔣主席當時站起來說：「那麼，改說中華古國也好。」這一重公案才算訂定。馮將軍言下，不禁慨然。這與目前的進一步退兩步的辦法對照起來看，大概頗為有趣。

他又說：「現在又有人說，馮玉祥在組織「利他黨」了。其實沒有這麼一回事。這不過是在國民黨的若干派若干系底下的一個社而已。」我想，即使組成了「黨」，大概也不會有多少人參加。天下滔滔，羣求利己之不遑，奚暇利他人哉！

他又深深的感慨於道德之淪胥，說了一個頗令人面紅耳赤的故事。

據說：「在重慶的海棠溪曾經發生了這麼一樁事。一天，有一位女同胞掉下江心裏去了，在岸上的男同胞多名都面面相覷，作聲不得，眼見她捲入浩瀚的江流，在江心打迴旋。這時一位盟國軍人從吉普車上跳下，脫下衣服，跳入江中，游泳過去，終於將那個女人救了出來，弄到船上，倒挖出了不少水，算是活了。他高興得很，唱着歌滿身水濕地走到車邊來。不料，他的衣服卻不見了。他也沒有找警察，也沒有跳腳大罵「天殺的」，只對了那些圍觀而笑的中國男同胞們笑了笑，開車走了。」

這個故事使我記得很清楚。馮將

軍說如果這種事情層出不窮，我們的國格，四強之一的國格，豈不是要丟光了嗎？原因是人民不懂這是有失國體的，也就是教育不夠。希望國人一起苦口婆心的加以勸導云云。

基督將軍當然不能離開基督，他又說明耶穌之所以獻身為猶大所釘死，而仍口說「請上帝饒了他，他不知道這是罪過的事呀！」這也是「利他」。中國的「古利他」（「今利他」似乎不看見了）也頗不少，如孫叔敖殺兩頭蛇……馮將軍說他已經集了這種「古利他」有數十則，都用八分書恭寫、精裱，以備同人之觀摩做效云。

記者在這兒還想提起前幾個月發生的一樁徐道隣控馮玉祥殺父案。徐當時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人極精明強幹，頗得蔣主席的信任。他發動這樁事，據說事先並不曾對任何一個人提起過，突然提出，所以一時大家都手足無措。事情發生後，馮將軍親身往見蔣主席專談此事，蔣主席也覺得這件事頗為尷尬，說：「那麼，讓他辭職罷！」於是徐道隣就辭職了，那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雖然後來「搗蕩報」上登出了一段「史料」，說當時徐樹錚如何如何為段祺瑞爪牙，謀賣祖國，殺之適足以為民除害……云云。那正是徐氏已經辭職之後的事。

（黃嘉惠）



逃難網法
予 漁 業 一

論國營與其他

「國營」兩字，對中國人，并不生疏；因為牠由來已久。如果硬要追溯歷史，則李鴻章辦招商局等等都是。招商局在幾十年來辦得成續如何？我想，大家心裏雪亮。

抗戰勝利了，國營又成了時髦名詞。宋子文比李鴻章更厲害，因為他能講一口流利英語，西裝革履，周旋於洋人間，儼然 Gentleman 也。

記者奔走馬路，對經濟建設原則，尙少研究。更不能引經據典，寫經濟專題。今特根據事實，以說明「國營」的真相。

來自美國。拿什麼錢來買原料呢？因利乘便，動用平準基金。機器原料，一切一切，都是便宜貨，以這樣的國營事業，來和民營企業作競爭。你說，民營工廠，除了關門大吉之外，尙有何路可走？

該公司資金，據說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官股，還有百分之四十是商股。可是一看帳簿，這百分之四十的商股，卻原來是中國銀行。試問，在今日之天下，一個普通老百姓，能有機會做中國銀行的股東和董事嗎？

再如：重慶數大工廠，勝利後因工人要求發給遣散費，而發生工潮。政府派員前往調解，說工人的要求，甚為合理。可是廠方發不出這麼多遣散

費，乃不得不宣告破產。民營破產，於是就來了官方整理。在整理過程中，官員們獲得股權。不久，他們又說此刻無需國營了，還是商辦罷。好在，平地一聲雷，股票早已掌握在這般「亦官亦商」的大人物手裏了。

對民間工廠如此，對民間報館或其他文化機關亦如此。不信，請看今日之申、新兩報，股權早已在整理過程中（六個月），老婆雞變鴨。新聞事業黨營，可是在表面上仍裝作「民間報」姿態，妙就妙在這種地方！

這裏，我又記起一則新聞界趣聞。勝利前夕，重慶「世界日報」，曾在成舍我雙手奉獻之下，變成了「黨營報紙」。

總主筆某公，自然是黨中英俊，有一次乘筆爲文，撰著社論，得意忘形中，大書「本黨

如何，「本黨」如何。校對詞不同，但其原理則一也。即先生也懶得去校正，所以第二天報上的社論中，赫然刊載本黨字樣，造成一件大笑話。因爲該報雖黨性十足，但對外仍稱爲無黨無派的民間報，更正儘管更正，事實還是事實。被「國營」得什麼也沒有。

（何林）

作家書簡 (七)

大函敬悉。先向
X兄：
你倆祝賀結婚之喜。弟川大現不擬去，大約暑假中仍回上海，今年工作奔波稍苦，而又受刺激，遂至發作諸種病痛：左耳已大半聾，且日夜叫鳴不已；右耳亦半聾，聽話不方便，又有心臟衰弱症，經常因腦貧血而發暈，誠恐到成都後一倒不起，一家人舉目無款，不如早作回鄉之計也。「清明」須稿，弟可推薦此間某同學所寫之關於學校中學生間爲民主自由門爭之多幕劇。所寫爲去年五月間事，甚親切真實，對話流利，故事順利，雖係初作，而頗能吸引人。亦有毛病，弟擬爲之寫一數千字之「批評序文」。此劇如可考慮刊用，當航快寄奉，請來信示知。下月深當寄一篇關於昆明學潮全部劇作之文，至遲四月廿日可寄也。即請
儼安！

弟洪深啓卅五·三·廿六。
編者按：洪深先生仍在渝「復旦」大學執教，二月間曾因仗義執言而被特種「學生」侮辱，信中所說「受刺激」即係指此。



來滬之前夕

茅盾先生在香港

茅盾先生和他的夫人孔德誥女士，四月十四日到了香港。他把文藝界的民主統一戰線帶到香港來了。

他到香港第一次講話，是在文化界的公宴席上，這一次他談的是民主統一戰線的文化運動。

他說：「中國政治的反動，就像打擺子，一陣熱，一陣冷，一個潮起，一個潮落，目前又算是到了高熱。中國民主的前途，大勢是樂觀的，因為進步和平與民主是人民一致的要求。但反動的阻撓，也不可無視。因此，民主的路還是一條艱苦的路，性急不得。文化是政治的反映，文化運動也不能一條直線的進行，一定有很多迂迴曲折。」因此，他指出：必須培養實力，增強主觀力量。他說：「比起反民主那方面來，民主的進步的文化陣營的力量和對人民的影響自然是較為強大的，但在全國範圍來

說，在人民全體的比例上說，民主的進步的文化陣營還是人手不夠，還是顧此失彼，若干工作還是不免於敷衍潦草。所以，主觀力量和主觀努力還是不夠的。」

反動派在文化上的反民主作法，茅盾先生指出：「第一：是以武功對付文化，就是以非文化的手段對付文化工作，是一種不講理的辦法。比方撕書撕報，打架搗亂、開槍、丟石頭之類。第二：是以文化對文化，比方你有一個團體，他也來一個團體，你辦一個刊物，他也來一個刊物，並且也裝做談民主，跟你來個雙包案。因為他們有的是錢，有印刷工具，特別是握有印鈔票的機器。所以，這種以假亂真、以量勝質的做法一定經常用。第三：以統一戰線對付統一戰線，對於中間的，無所謂的人，他們是會拚命拉攏的。像我，他們也來做過一番統一戰線的。他

們沒有人寫得出文章，但跑腿的人却有的，此外，他們還有錢。」因此，他主張：「文化界應該像抗戰初期那樣團結起來，建立個強固而廣泛的民主統一戰線。」他說：「這樣做，要接受過去的經驗教訓，注意克服左傾和右傾的毛病。例如：宗派主義、關門主義、口號提得太高、無原則妥協、以不批評相安無事為團結之道等等，都是要不得的。」

在當天文化界的歡迎晚會上，茅盾先生談文藝大眾化問題，他認為文藝工作應向人民學習，但同時也得注意人民的落後性。他說：「抗戰初期有兩個口號，就是：『文章入伍』和『文章下鄉』。前者因為政治情勢逆轉，進步文人根本不能進軍險裏去；後者政治環境不允許，但文化工作者本身也得負一半的責任，這就是他們並不

懂得人民的痛苦和要求的。比方為抗戰宣傳通俗讀物的，怪老百姓連通俗讀物也讀不懂，程度太低了，但他沒有反省，支持了八年抗戰的還是老百姓，可見是自己錯誤。也有人拿同樣理由說老百姓知識程度不夠，不配談民主。其實，老百姓對於貪官污吏保甲長壓迫他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民主政治並沒有深文大義，只要能分別好壞就夠了，而老百姓是分別得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的。所以，我認為中國老百姓是絕對有資格談民主的，相反的，不配談民主的倒是那些不准老百姓談誰好誰壞的人。在這裏，文化工作者是要向人民學習的，懂得他們的意見，才能代表他們

的意見。再，現在有人辦刊物、弄團體也掛起「民」什麼的招牌，實際上是反民主反人民的。這些東西，老百姓雖不識字，一定看得出它的骨頭來，文化工作者的任務就是幫助老百姓揭破這些假面。文化工作者的正確立場，是要老百姓百分之百的有資格做主人翁，但同時得注意老百姓的落後性，比如不科學、迷信等等，要向人民學習，如不注意這落後性，就成了人民的尾巴。」

吃陽春麵罰款三十萬

這件事發生在杭州。原來是杭州市政府征收雜捐，自千元課稅。三日前杭州延齡路素齋麵店，光臨香客九人，每人吃陽春麵一碗，合計麵價一共二千二百六十元，不過當時都由各人自出鈔票付款，所以不曾帶征捐稅，不料兩個征稅員也坐在那裏吃麵，一定要將素齋老板帶到市政府去罰錢，並且說須處罰金三十一萬六千元。夥計、賬房一起磕頭下跪，懇請幫忙，然而征稅員却依然公事公辦，不過答應不把老板帶到市政府裏去。

(杭人)

他提出今後的工作方向應該是眼光向着農村，向着廣大入羣，而不能只集中在大都市。文章要做得讓人民大眾懂，「雅俗共賞」就是此意。他自謙二十多年的寫作生活在這一點上是失敗了，文化界一般都是在這一點上失敗的。只有歌詠，在這一點上比較成功，只要唱的歌不像國歌那麼晦澀難懂，就會受老百姓歡迎，就會真正感動了老百姓。

茅盾先生在香港，沒有一點旅行的悠閒，每天都忙得團團轉和學校裏講演，也許在這些短短的行程中，他會得到短暫的休息吧。就在這短短幾天旅行之後，他便要同着夫人搭船到上海，他和上海已經分別將近十年了。

(鑿遠十九日寄)



電車漲價

四月十九日早上九時十分，從打浦橋開出的一輛十七路無軌電車，在前面車廂裏，擠着十幾位乘客，大家正在掏錢預備買票。賣票的來執行他的職務，他趁便向乘客報告：「明天起電車又要漲價了。」客人們聽到這個消息，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談起來。

「又要漲價了，前幾天報紙上不是說不漲價嗎？」
 「現在報上講的，多半靠不住」
 「要漲多少呢？」
 「漲三倍，今天六十元，明天就要一百八十元。」
 「一週一百八十元，每天兩趟就要三百六十元，一個月一萬零八百元，我當個小職員，一個月薪水祇有五、六萬，真是過不下去。」
 「漲得好兇，假使我們生意人把貨物一漲三倍，報紙一定要罵我們是奸商，當局也會捉我們去吃官司。」
 「當局不是天天在講壓平物價，怎麼又允許公用事業漲價？」
 「這是臨時市參議會上，一位代表民意的參議員要求漲價的。」
 「丕！那一個老百姓請他們做過

代表。」

「他們要算是代表民意，你有什么法子？」
 「天下無難事，祇怕老面皮。」
 「我倒不懂，這位提議電車漲價的參議員，電車真的漲了價，他有什么好處！」

「據他自己說，電車漲了價，乘客可以減少，是他就不用受擠了。」
 「所謂代表民意，就是叫老百姓讓他一個人？」
 「這位參議員，能够坐坐電車，總算是接近民衆了，以之那批專坐自備汽車來去，和人民隔成二個世界的人，要好得多了。」

「那也未必。我看他不但不能接近民衆，連一點常識都沒有。如果電車漲價可以減少擁擠，那末糧食漲價，就可以免除飢荒了。」
 「這一次臨時市參議會，究竟做什麼？」
 「我就沒有注意過。」
 「有位參議員問，高架電車什麼時候造？」

「我想這個問題一定是坐在自備

汽車裏想出來的。我們老百姓所希望的，祇要能够多加幾輛電車和公共汽車行駛。」

「中國現在是四強之一，上海又是國際大商埠，高架電車，浦江大橋怎麼可以少呢？哈！哈！」

「我國現在是四強之一，據說四強是法國不在內的，不過現在上海還有法國兵，我們坐的也還是法商無軌電車。」

「我是大不歡喜看報的，所以攪不清楚。參議會既是代表民意的機關，那末參議員就應該是大家選出來的了。」

「這次臨時的，是由政府指派；現在就要選舉正式的了。」
 「派的，選的，還不是一樣？不過是做工過到一點吧了。」

「如此一來，是正式民選的了，以後我們就無話可說，因為是自己選的，手段真辣。」

「所以我不願去投票。」
 「你投不投票，毫無關係，全上海人不投票，照樣亦要選出來的。」
 「這如何可以叫民主？」

「前幾天區民代表選舉的時候，爲了指定候選人，我們一保開會的時候，我向主席質問，他老老面皮說：現在是半民主。」

「這倒是政治學上的新名字。」
 「哼！不要險，半民主。乾脆就

我一定當選！

如果我是候選人，我一定當選。因爲我的競選口號保證能夠取得「合法」的多數。

我的口號是：

- 一、保護大資本利益，任何公用事業（如電車、火車、電燈、電話……），一律增價百分之十。
- 二、拉拔糞便一律公營，以充「導師運動」經費。
- 三、刊行「浦江大橋」、「空中電車」、「地下鐵道」以及「五百年後人人享福論」各十萬冊。
- 四、保證停止一切遊行、罷工、怠工。
- 五、頒佈「禁止頂戴」、「禁止黑市」、「禁止娼妓」、「禁止官僚資本」等法令（注意，只是法令）一萬條。
- 七、……

證之最近市參議員的慘狀，我想，我一定當選！
 （紀安）

假民主。

「半民主，假民主，簡直是不民主！」

人越來越擠，發言的人也越來越多，形成了幾個小組；我這記錄，祇好就此打住。抱歉的是我沒有向發言者請教尊姓大名，而擠在裏面也看不清發言者相貌、打扮，所以祇像寫了篇流水賬。
 （蕭蔚）